

竹篱茅舍记

贺燕昌



1

天柱山烟笼雾绕，宛若仙子，茶庄分明是点缀于仙子飞扬裙裾上的一颗绿宝石。

茶庄叠翠流金，梯田依次，美。茶庄寒山瘦水，陋屋茅顶，穷。恢复高考已有几年了，村长一直盼着这穷山坳能拱出个大学生。

我忐忑地从茶庄进城高考。

时值七月，山林阴翳，半夜我和父亲动身了。夜空幽远，清冷的月光透过树隙，水一样洒在坑洼跌宕的山路上。父亲背着干粮和换洗衣裳默默走在前头，他的头发白了一半，佝偻的腰身弯得像把镰，他才四十多岁呀！

山路逼仄，弯弯绕绕，愈走愈长，密林深处，夜莺、猫头鹰不时啼啼一阵大笑，凄厉惨人。

走一程，歇一程，直到晨露打湿全身，我和父亲跌跌撞撞赶到了野人寨，几十里九曲回肠的山路，总算扔在了身后。

很多年后，人头攒动的考场盛况已日渐模糊，但我和父亲当年再次徒步回到茶庄，行李一扔，倒头便呼呼大睡了两天两夜的往事，却清晰如昨。

那是我人生十八年中第一回进城，而离开茶庄的念头，也就此在心里深深扎了根。

高考落榜，我二话不说便去当兵。一个面黄肌瘦的山里娃，三天能吃上顿饱饭就烧高香了，什么长风破浪，什么鸿鹄之志，于我而言，皆如掠过天柱峰顶的浮云，实在太缥缈太遥远。

我只是铁了心要离开家乡。

2

在军营度过二十多年，我又回到茶庄，此时我已过知天命之年。

再过几年，我依山就势，在天柱大峡谷修建一座客栈，山水环绕，竹林如簇，往日情景浮上心头，我给客栈起了个名字：“竹篱茅舍”。我这才知道，人世兜兜转转几十年，竟如此渴望回到从前。

无论冬夏，夜色中的客栈楼顶，总会亮着一盏灯，我希望这盏桔色的灯火，能为深夜前来客栈的旅人燃起一缕温暖。

两山夹水是为峡。亿万年前，混沌初开，这段峡谷即与天柱山同生共长，手足连在一起，这儿便叫了天柱大峡谷。

客栈窗脚下，是一片湖，因远



竹篱茅舍远景



竹篱茅舍边的“水帘”



竹篱茅舍的茶舍

离红尘，人称桃源湖。行走湖边，山风起时，衣衫翻卷，如同仙人。

清早，入住客栈的旅人推窗一望，便可看见一挂弧形的白帘悬在头顶，那是飞流直下的瀑布在闪闪发光。晶莹的水自桃源湖款款而来，漫过石坝，飞珠溅玉，跌入大峡谷清凌凌的溪涧之中。

溪边翠竹环围，满眼翠绿。香果树、卷柏、乌饭树、珍珠黄杨，缠缠绕绕、郁郁葱葱。灰喜鹊、松鸦、八哥，在树头左顾右盼，蹦蹦跳跳。草丛中偶然传来窸窣窣的声响，定是猪獾、岩松鼠、黄鼬等小精灵们在悄悄觅食哩。天已大亮，朝霞如碎金，客栈的水榭、凉台、荷池、木廊、竹篱笆尽沐浴在这圣洁的光芒中。

这清幽之地，就是我久居城市之后的梦境。

3

那年离开茶庄去军营，我两手空空，可行李中却装上了高中三年的课本，我到哪儿都背个绿挎包，稍有空闲就掏出书来，白天看，晚上看，营房熄灯了，打着手电躲在被子里看。

日久，连长都服了，叹道：唉，贺燕昌那小子，以后肯定出息。

连长阅人无数，眼光老辣，我真的被他说中了，三年后，一起参军的战友大都复员了，只有我一鼓作气考上了廊坊陆军导弹学院，一跃成了人人羡慕的预备军官。

消息风一样刮到天柱山，父亲弯曲的腰身一下挺直不少，村长吧

嗒着旱烟，频频点头：燕昌那孩子，真是奇才。

连我自己也没想到，二十余年后我要转业了。彼时我正担任着学院教导大队政委一职，虽说军改开始了，学院即将撤校合并，可依着我的年龄、军功，怎么着也可以留下，最不济也能就地转业，去市里谋个局长、书记的岗位。而当年的连长因转业早，这时早已是当地一家建筑集团公司的老总了，听说了军改的事儿，连夜打来电话：燕昌，上我这吧，我正缺个副手哩！

我一婉拒了众人的好意，我问妻子，愿不愿意随我回到茶庄当个农民。妻子是廊坊石油公司的财务主管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丽人。她盯着我的眼睛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到哪里，我跟到哪里。”

回到家乡，并非临时起意。

一切缘于半个月前，茶庄村的老村长不远千里找上门来了。

老村长已七十多岁了，霜雪盈头，他半个屁股悬在沙发上，一双浑浊的眼睛怯怯地望着我，低声道：燕昌呀，我早不当村长了，这回我来，是，是想求你个事儿……

我目视着忸忸不安的老村长，不由想起当年走一夜山路陪自己赶考的父亲。眼下，乡亲们还像当年的父亲一样，都还在大山里苦苦挣扎着呢！

老村长回去一周了，可他临行前撂下的话，却仍如锥尖扎在我的心上：燕昌呀，当年，我日夜盼着茶庄出个大学生，好让乡亲们

沾点光……

4

彼时，大峡谷寄身山麓，层层包裹在藤蔓山林间，如深闺少妇，真容难窥。

因人迹罕至，峡谷石壁上苍苔森森。坡上，大片大片的映山红，窑火一样怒燃在万绿丛中。丰盈的湖水，嘶吼奔腾着撞向谷底，一时乱石嶙峋，滚珠溅玉，声似铁骑突出、刀枪争鸣。

下游，更有通天瀑、游龙瀑、佛珠瀑、裙衣瀑、彩虹瀑、虎掌瀑、龙涎瀑……不分彼此上演着一出出壮观的歌舞剧，展示着一幅幅活色生香的山水画。瀑布与枫林、与修竹、与山花交相辉映，如此壮观的瀑布群，确实不多见。

和茶庄的乡亲们一起开发天柱大峡谷景区的宏图，就顺着激流劲瀑徐徐展开了……

而修建竹篱茅舍，只是为了旅人有个歇息身心之处。

天柱峰如剑倚天，如掌擎露，高入云霄，足有三千七百丈，峰顶时有三五朵白云往来缭绕。山腰的桃源湖含情脉脉，百顷碧玉如无瑕琉璃，天柱诸峰、天下游人、山河草木，尽倒映其中。

竹篱茅舍倚青山枕绿湖，占尽风色。篱舍里有数张待客的大八仙桌，有数十条宽厚的长板凳，桌子方方正正，板凳厚厚肉肉，人坐上去，品茶呷饭，举目环顾，顿觉自己便是神仙。

一日向晚，我从外面回来，茅舍分外安静，步入厅堂，见灯火安然，只有一个面容清瘦的中年汉子在自斟自饮。我上前搭话，问他是哪里人，为何孤身一人。毕竟做客栈这几年，见到的游客多是情侣、家人、朋友一起出行。汉子淡淡一笑：我是江苏人，在上海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，平日数不尽的图纸包围着自己，快透不过气来了，总想找个清静的地儿歇一歇。这不，趁公休假，背个包，独自来了天柱山。

天柱山民宿群如荷塘花开，朵朵娇艳，他怎么独独来了竹篱茅舍？汉子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呷了一口啤酒，又笑道：在网上一番搜索，见你这儿名字取得好，竹篱茅舍，一瞬间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家乡和亲人。这不来了，还真就像回到了少年。

那晚，我们聊到夜深，见夜空的星星都倦了，方才各自安歇。而中年人舒心的笑声，像溪水一样，整宿在我耳边徘徊。

我喜欢做一个山水闲人，希望将来的自己，有风的轻灵，有水的淡泊，有竹的清雅，能更多听到旅人的心声，和更多的旅人做朋友，让竹篱茅舍成为一个真正的闲人雅聚、修身养性之所。